

二十四节气

里的诗与人

风  
日  
有  
清  
欢

文珍著

# 版权信息

---

书 名 风日有清欢：二十四节气里的诗与人

作 者 文珍

责任编辑 侯擎昊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ISBN 9787544792622

关注我们的微博：@译林出版社

关注我们的微信：yilinpress

意见反馈微信：YiLinPress1989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--

[自序：雾月初霜之风日有情](#)

[立秋 风烟做出秋模样，人间万事成惆怅](#)

[处暑 一向年光有限身，彩云易散琉璃脆](#)

[白露 草木摇落露为霜，忧来思君不敢忘](#)

[秋分 吹来何处桂花香，恰今日平分秋色](#)

[寒露 江山如彼君如此，正似玉壶寒露冰](#)

[霜降 霜作晴寒策策风，野鸟相呼柿子红](#)

[立冬 花柳春风入戏场，风月已供无尽藏](#)

[小雪 荷尽已无擎雨盖，红炉小雪照夜白](#)

[大雪 檐下风灯明复灭，梅花一半未曾开](#)

[冬至 吹葭六管动飞灰，至日天心无改移](#)

[小寒 辛苦孤花破小寒，服杀虚空解作诗](#)

[大寒 大寒岂可无杯酒，溪流落石有依归](#)

[立春 从此江山春意劝，剪尽春云作舞衣](#)

[雨水 雨水从教正月半，美人慵翦上元灯](#)

[惊蛰 野阔风高吹烛灭，细筛微雨落梅天](#)

[春分 一曲清歌无误顾，浅黛春山处处纱](#)

[清明 日落狐狸眠冢上，湖色春光净客船](#)

[谷雨 昨日春风欺不在，一年弹指又春归](#)

[立夏 余春只有二三日，初夏恨无千百场](#)

[小满 东园载酒西园醉，摘尽枇杷一树金](#)

[芒种 此时情绪此时天，枕冷簟凉小神仙](#)

[夏至 野有蔓草露溥溥，风檐萤火出苍苔](#)

[小暑 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暂归亦可小团栾](#)

[大暑 当石渠中浸酒瓶，火流行看放清秋](#)

[注释](#)

# 自序：雾月初霜之风日有情

这是一篇拖了很久的自序，因为今年一直在写长篇，脑筋无论如何转不过来……但是，也不会比完成这二十四篇的时间更长。

事实上，本书源自一个轻率的专栏写作计划。2019年初，凤凰网读书的冰心突然邀我开专栏，虽是严肃的正式签约，但说只要保证每月两三篇，就随便写什么都可以，题材不限，字数也不限。因这看上去无限的自由，我贸然答应了下来，想可以写写平日留心的文字影像，最近见过的朋友……权当日记，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一篇篇细读（奇怪的是我时常想象自己没有读者）。又想起2017年曾在自己的公号银河夜车上写过几篇节气，借时序更迭盛放日常流水，正好。

冰心要我给这专栏一个文字说明。我想了很久，如是写：

雾月初霜。主题关于节气——自然也就和时间相关，以及在云然流逝的光阴里可能发生的一切：自己喜欢的书、电影和人，好吃与好玩的，种种偶然的相遇，都市人为之驻足的若干日常奇迹。

结果一动笔就知道错了。原本以为的天马行空，却还是一点点慢慢形成了自我要求的体例；又因为凤凰网读书的读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少，一旦发现是在被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们按节气期待着，就渐渐变成抱柱之约，又类似某种苦役：无论风霜雨雪，大事小情，两礼拜必得完成一篇，中间不是没试过脱逃，从2019年立秋写到立冬，油尽灯枯，便欲就此金盆洗手。不料2021年初冰心重提旧事，我想起当时与读者每半月相见的欢喜，便忘了半年来搔首穷经之苦，竟然又鬼使神差地答应了——果然人类的本性就是重蹈覆辙。直到完成所有节气收官，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年，而期间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，就是疫情的发生。

也就是说，这二十四篇一半写于疫情前，一半于其后。因年中伊始，又毕功于暑天，中间歇了一年，所以并未完全按立春到大寒的顺序。廿四节气由“斗建”而来，斗即北斗七星，斗柄东指，天下皆春，南指为夏，西指为秋，北指为冬，因此斗转星移绝非一句空话。——但市

面已有的形形色色的节气书已经那么多了，真的还差我这本吗？

我想了很久它到底有什么特别，最后只能说，里面安放了若干如不写下便可能早已失去的自己的时间，也藏了更多古往今来和我一样心惊于时移世易，想竭力留下一点不变的什么的，诗人和诗。在此特别感谢冰心，译林社耐心等我的小蕊，以及一直默默支持和喜欢这个专栏的所有读者朋友们。

风日有情无处着，人生有味是清欢。[\[1\]](#)

横斜竖行有声字，服杀虚空解作诗。[\[2\]](#)

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合声。诗人或许想不到自己会被后世读者反复援引，以此想象岁时秩序井然的旧日——但我却有点想让未来的比如2017年的人知道，我所生活的二十一世纪，仍有无数热爱生活的中国人，随时能说出若干关于节气的诗词，富有仪式感地活在当下。

“今天，梧桐叶子在头顶的热风里扑簌簌地响着，小猫和小猫都在草丛中睡午觉。我正大步走在去找你的路上，路上的人都特别可爱。什么节气最适宜自己做杨梅冰？晚上要不要一起看月亮？”

文珍

2022. 7. 30

大郊亭路4号

# 立秋 风烟做出秋模样，人间万事成惆怅

立秋未秋，若干人生的收获和希望都还在路上。

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秋天，大约是怕冷的缘故。总感觉一入秋，天气就越来越冷，一年的好日子所余不多了。

能想起的人生第一次惆怅，约莫发生在五岁那年的八月底某天，知道很快就要被送去上小学了，又正好是阴天，站在祖母的架子床边发呆，意识到以后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玩了。虽然一整个暑假都被大人逗说读书了要争当班长，好像颇有志向的样子，但真的“戏言身后意，都到眼前来”，还是有点惴惴不安。尤其上的还是当年湖南试点的五年制实验班，被爸爸扛在肩头大步迈入小学校门时还在寻思：实验班是啥意思？难道要拿我“老人家”做实验不成？……正巧刚看完后来变成童年阴影的电影《黑太阳》，里面有日军七三一部队拿人体做细菌实验的情景，所以一听“实验”二字就心惊胆战，又模模糊糊地觉得爸妈不至于。不知为何，一直也没有开口问。就在这样忐忑的心情里上了几天课，才渐渐胆大活泼起来。有一天看老师身边围了一圈人挤不进去，我便直接站在凳子上把作业本甩上了讲台。老师愣了一下，立刻扔回来：“自己走过来交！”眼见作业本有如非洲丛林原始部落的U形飞行器一样有来有去，我心痒难耐，好不容易才按捺住重新扔回去的冲动。第一次考试也是场笑话。考卷发下来，我写着写着，就把试卷对折再对折，最终叠成很小的一个方块好好收进包里。老师在一旁目瞪口呆：“你在干啥？”我理直气壮道：“带回家去做。”

这件事被家里人笑了很久很久。但东坡先生的话总是对的，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。我因此一辈子都记得那个伤心的秋天。

不喜欢秋天还有一个缘故，就是户外活动变少了，南方又没什么秋游的概念。暑假结束要一直等到寒假才有雪仗可打——华南地区也没什么红叶可以看，无论是湖南，还是后来随父母搬去的深圳。广东其实更

惨，因为连温度都四季如恒，唯一可以暗示季节更迭的，是九月街头出现的水煮山东新花生，能稍微传递一点来自北方的丰收气息。另外，就是天气虽不冷，但好歹拉手时不容易出汗了。读高中时身边的早恋似乎真的大多开始于秋天。夏天太热了，非但不是读书天，更不适合情感教育。

反正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完全不能体会秋风悲画扇的苍凉之美，而一径浅薄地喜欢春天初夏，最好是春夏之交，仲春的花还没有谢尽，无边的草木渐渐葳蕤，世界一天天充满崭新的气息。

是到了北京，才渐渐开始知道秋天的好处。

但最初惊艳还并不是在北京，而是读研的那年国庆自己去五台山玩。恰好也是个阴天的下午，信步走至游人罕至的后山，发现到处都是高大笔直的白杨，枝头将落未落的叶枯卷如铃，被四下里的风吹得猎猎作响，整个山谷都是此起彼伏的乐声。我渺小地站在山谷之中，被这大自然的交响乐团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。只想：原来黄宾虹的画竟不是写意，全是写实，当真北方的山就是这样枯瘦且寸寸皴裂，到处都是肃杀的风，但肃杀里也自有一种阔大的美和粗砺的美，加上大风拂过刚历经夏日暑热的皮肤，让人陡感从未体验过的狂喜。

秋天的乐事之一，还有在空旷之地放孔明灯。

有次是在长城脚下的小村庄放，纸灯飘飘荡荡飞过村头的矮树，向广袤无边的田野飞去，最后变成夜空中极微小的一点红。不知会不会落在玉米地或高粱地里，但初秋作物水分尚足，当不至于落地即燃。

夜空深且黑。高远，寂寥，空气像水晶。我仰脸看到眼酸，心下却澄明。许下的愿能不能实现，反倒没有关系。

有时候，我们不喜欢一个季节，大抵是因为一直没机会见到它最好的样子。北国的秋是有名的，以前不知道，来了才知道真的好。这样好，怪不得读书人总是要拿秋天写文章作诗。

北京最好的时候据说是九月。一入八月，几场暴雨一下，暑气就一点点被镇压下去。写信给朋友说：雨后的空气里都是下半年的味道……自己都觉得这像一句没来由的诗。但终究没力气把它扩展成一整首。再加上一年过半，许多年初计划的事根本没有完成。想起有一年在豆瓣日

记里也写过立秋，找出来看，发现几乎说的是同一个意思：

每年夏天结束进入秋天的此刻，都是特别容易感到沮丧的时刻。因为又一年流光虚掷——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，特别是吃到很甜的玉米和玫瑰香葡萄时。想起若干年前和北京城初遇也正是在这个月。总而言之，八月于我是非常特殊的季节。是夏末，又是秋初。是一切盛大的终结，也是若干衰败的开端，是正午炎热的寂静，又是深夜沁凉的蛩鸣。是关于春夏的蜜糖梦境，又是一年所余无多直奔寒冬的现实。

我因此发现我不喜欢的原来不是秋天，而是时间的流逝。而秋天的过错在于落在下半年，更容易让人觉得急景凋年。

每年这时里尔克那首《秋日》都要被无数公众号重新翻出来，重复“是时候了”，众人一同缅怀夏日的盛大。

就醒着，读着，写着长信，

在林荫道上来回，

不安地游荡，当着落叶纷飞。

不管多么怕老，终于也到了在餐厅被人叫姐姐阿姨的年纪了。人生的秋日即便姗姗来迟，也会不可抗拒地降临。我想起《枕头人》里的作家弟弟为了让自己的暗黑童话留在世界上，不惜被警察处决，就庆幸自己还有时间，没必要一时三刻就做这样残酷的抉择。还有很很多个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，可以一直安或不安地在林荫道游荡下去，写下去。这样想着，就觉得没有那么害怕即将到来的秋天。

而且不管怎样，立秋前还有七夕呢。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这真是我所知道的，最最骄傲的情诗了。我喜欢里面的自信和他信：我和你都是很好很好的，比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切都更好，都更该在一起。这样的肯定坚决，只能发生在一个开始懂得珍惜，又尚未对爱与美失去兴趣的成熟的季节。写这诗的秦观，或许也刚行至人生的中段——立秋未秋，若干人生的收获和希望都还在路上。

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，



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，  
迫使它们成熟，  
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。

——里尔克《秋日》，冯至译

立秋没有“寒衣处处催刀尺”的急迫，更不会夸张到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；也不必重复“谁此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”。人生漫长，没有这样的绝对和丧气。也许精微至于毫厘、喜悦稍纵即逝的立秋，还是属于脉脉轻愁的秦少游。在距今千年的北宋，一个同逢七夕的立秋，他写：

七夕湖头闲眺望。风烟做出秋模样。不见云屏月帐。天澹漾。  
龙辀暗渡银河浪。二十年前今日况。玄蟾乌鹊高楼上。回首西风犹未忘。追得丧。人间万事成惆怅。

——《渔家傲·七夕立秋》

他连惆怅都是极淡的，像立秋雨后初生的凉意，惆怅之余，也不是不肯接受世界新的模样。等再老一点，再耐心一点，或许就可以风烟俱净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

——这样，我想立秋的立，约莫也有等待的意思。

文后附：

写上文是2019年。等到了2020年立秋，除了疫情，还发生了若干变故。首先是不再在供职了十三年的出版社上班，而在北京文联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，因此整理以前办公室的书用了很长时间，足足搬了五十箱过去。那年也暂停了节气专栏，但到了立秋当天，还是补了一小段读书笔记：

一整个礼拜闭门读书（实为睡觉），到周五中午终于磨磨蹭蹭地决定出门放个风。外面天色却呈现一种奇妙的踌躇不定，仿佛一天过半，老天爷还没有决定到底是晴还是阴。再想起写过的那首《渔家傲》，才突然留意到还有后半阙，“二十年前今日况”“追得丧”。

丧，就是失。得丧，即得失。追得丧，就是细检平生所得一二三四。原来这本就是一首人初老、怅望西风的词。发现这事反而突然高兴起来，继而想起白天去新办公室乱翻的书，有一本是黄永玉的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。看到其中写陆志庠的一篇，大乐。前几页满是吐槽：

陆志庠画一幅十二开白报纸的画要三四天时间，慢慢地一笔一笔地“蹭”，真好，真气派，但进度缓慢，令看他工作的人都觉得自我衰老。

他还鬼鬼祟祟地到美国新闻处图书馆区，带回来巴掌大小白纸簿的亨利·摩尔画稿临本。临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还反复地去，一本又一本闹个没完。对他的行为诡秘吃不透，甚至感到这是生理缺陷的人的旁枝动作。

他也找机会喝酒，不多，周围画家朋友经济情况比我们还差；比我们好的又小气，没有办法。他的喝酒能力如许大，大大地埋没了人才啊！

这时候，台大的许寿裳先生被暗杀了。

田汉先生和安娥到了台湾又走了。

我们还跟人打过一场架。

（此处从略，因为是为了黄永玉落在电影院的帽子，陆志庠是无辜的。）

许寿裳被暗杀是在1948年2月。当时黄永玉和陆志庠都还算是青年画家，一同赴台闯荡，见证一段历史。到1960年，“文艺界在往复循环的凉热变幻中苟且偷生”之际，黄永玉和夫人梅溪准备躲去西双版纳画四个月画，“美术界的头头”华君武请他带上陆志庠，动之以情：“你俩是他的老朋友，他脾气又怪，你们不带他去，以后谁愿意带他去呢？”黄永玉遂慨然允之。列车已过丰台，他才想起一去四个月，势必要检阅一下同伴的杂务——为什么不早一点想起来？问要带的证件和随用的东西都有了吧，陆志庠只点头，但翻遍全身并无工作证件，翻来翻去只拿出一张什刹海的游泳证。

我几乎昏过去。去到国境线旅行只带一张游泳证，如何四处写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风日有清欢 》文珍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507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